

公子倾城

上

GONGZI
WUSHUANG

伍家格格◎著

我用天下作筹码，
只赌你爱情的真假。
你却用幸福作代价，
送我一世的牵挂。

联袂推荐

坂依佛门的腹黑王爷
威慑四国的纯情女将
皇权惊心，纯恋倾城
谁堪深情，公子无双

最新男双强文闪耀上市
最震撼的女宠男文华丽来袭

伍家格格

公子倾城
GONGZI
QINGCHENG
系列第五弹

悦讀紀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刊出版
www.girlbook.cn

超值赠送
红袖添香网总裁孙鹏
墨舞碧歌·莓果·柳晨枫
台湾大提琴演奏家林娴娴
完美大结局·两篇独家番外
手绘海报·精美彩插·主题
曲词·古韵书签·作者亲笔
赠言签名

青岛出版社

吳家格格

—
GONGZI
WUSHUANG

伍家格格 著

WUJIAGEGE WORKS

上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公子无双：全2册 / 伍家格格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436-8885-8

I. ①公… II. ①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9496号

书 名 公子无双
作 者 伍家格格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o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史静怡 郝永伟
封面设计 长虎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3
字 数 4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8885-8
定 价 55.00元（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主题曲

公子无双

词：林娴娴

原以为，你只属于你的信仰，你的佛陀
原以为，你是千年菩提，立于世间最静的角落
无色无相，无嗔无怒，看尽人世浮华

脱下袈裟，披上红尘的外衣，你来到我的面前
原来，脱尘如你，也有凡心，亦有俗情

依偎在你怀中，细数你的呼吸，你的似水柔情
可我黑暗的双眸，为何仍能映出
你眼底的忧伤，影子的苍凉

画个圆圈，在属于我俩的安逸世界
无视蜚语流言，不在乎人生苦短
只要你在身边，我心甘情愿为爱搁浅

命运面前，你匍匐前行
面具背后，铁一般的决心
如果明天，你将扭转命运，还自己公平
如果明天，你的举世无双，将成为传奇
我不变的诺言，我眼底的眷恋
你是否仍能看见



目录上



【楔子】

001 【楔子】 惊鸿，是我一生的华赏
闲云，是你一世的淡泊

003 【第一章】 乱世，威我今生的虚名
枭雄，覆你今世的善弱

025 【第二章】 娇羞，沉我深藏的心思
戏谑，唯你难寻的情丝

041 【第三章】 无泪，是我挥道的心痛
无言，是你隐忍的苦涩

088 【第四章】 佳女，美人拒恩又疏离
扶苏，公子隐姓又埋名

103 【第五章】 唯我，拿不走初见画面
唯你，依旧是多情少年

126 【第六章】 缘浅，不可宣扬的泪思
情深，不抵世间的浮华

161 【第七章】 剑舞，女儿红忘川花海
春秋，花谁一生来牵挂

212 【第八章】 仗剑，风花雪月烟雨泪
弱世，风舞斗权破苍穹

237 【第九章】 九州，承我三生的百媚
万载，承你三世的不醉

目录下



- | | |
|------------|--------------------------|
| 261 【第十一章】 | 惜往，拿不走初见画面
尔时，依旧是多情少年 |
| 289 【第十二章】 | 相拥，寻花望水情似倦
相吻，洒落相思愁断肠 |
| 294 【第十三章】 | 风云，北出淮水遭劫杀
不悔，唯心难舍的深情 |
| 349 【第十四章】 | 绝色，踏戈九华争天下
琴弦，拨尽九天爱无言 |
| 425 【第十五章】 | 共舞，痴相濡以沫的梦
对弈，输赢都已回不去 |
| 438 【第十六章】 | 青梅，仿被烟云蔽目清
竹马，是场不回头的殇 |
| 488 【第十七章】 | 执心，为卿天涯染碧原
偏爱，渲染一场不为情 |
| 501 【第十八章】 | 迦艾，曾经沧海难为水
遗颜，除却巫山不是云 |
| 513 【番外一】 | 姑苏默与涅槃 |
| 518 【番外二】 | 东方闲与梅迦逆 |



楔子

东凌，贞康十四年，冬。

寒风呼啸，鹅毛大雪从灰蒙蒙的天际降下，给大地覆上厚厚一层白色。

此时若有人在雪地上踩过，不消多时，深深的脚印便会被不断落下的雪花填满。

在东凌国与西楚国交界的祈邱平原上，两国的军队正严阵以待地遥望着对方。

两国交战已七日，却胜负难定。

此刻，两国土兵的帽顶、肩膀、长矛和铁盾上，均落着一层寒雪。每只握着兵器的手，皆被冻得红肿。

在东凌国方阵的中心，停着一辆由四匹白色高头大马拉着的尊贵马车。在黑灰色的军阵里，这辆连车轴亦为白色的马车显得极为夺目，马车的两边各有一名骑着枣红色大马的黑衣劲装女子。

忽然，一道清脆的声音从马车里传出，“凤凰，几时了？”

“已时三刻。”

片刻后，马车里轻轻传出一道命令，“涅槃，率左路骑军，直攻。右校尉冯奇，领兵速逼西楚左阵，必令其兵退后三里。”

马车左边的黑衣劲装女子果断接令：“是！”

冯奇亦提起精神，“末将得令。”

顷刻，辽阔的平原上战鼓齐擂，厮杀声冲破云霄。马踏飞雪，扬起片片雪渣和根根枯草，狼藉的大地见证着这场战役的悲壮。

战鼓停，杀声止，雪下得更大了。很快，战后凌乱的大地又覆上了洁白的雪花。

东凌军阵里的白色马车从远处缓缓驶来，及近而停，厚厚的车帘被撩起。

一个披着纯白色貂皮大氅的身影从马车上缓缓走下，眉如黛，明眸清澈若水，肌赛羊脂，唇不点而朱，青丝似锦缎，一直垂至脚踝。

“西楚铁血将军，姑苏城？”

一身铠甲的被俘男子，看着面前尚不及他肩高的白衣女孩，瞠目结舌。

“你……你就是东凌的指挥大将军？”

女孩轻笑，“莫非不可？”稍顿片刻，又道：“姑苏将军，弃械不杀。”

“哈哈……”姑苏城看看女孩，又看看被东凌万军包围着的己方军队，朗声道：“西楚的将士们，你们可愿弃械？”

“不弃！”喊声震天。

震耳欲聋的声响消失后，女孩轻轻抬起右手，白皙的手指朝前微微点了一下。霎时，东凌万箭齐发。受围困的西楚将士一片片被射倒在地，鲜血瞬间浸染了大地。

姑苏城的泪，在雪花飞舞间无声坠落。

“姑苏将军，弃械？”女孩又问。

姑苏城双目赤红地看着女孩，“我姑苏城一生征战无数，未曾有弃械一说。死，也要与自己的将士死在一起。”

静静地看着姑苏城在凤凰和涅槃的剑下走向西楚阵亡的将士，女孩轻声下令：“东凌三军听令——”

整齐的列队声响起。

“军葬！”

漫天飞雪里，铺天盖地的箭雨射向姑苏城。

上百支火把砸落在西楚将士成堆的尸骨上。广阔天地里，火光冲天。

那个纯白色的轻捷身影在雪地里留下一串小小的脚印，然后重回到同为白色的马车里。

那一天，她一战扬名天下。

那一天，她过十四岁生日，她叫——梅迦迦。

那一天，西楚国有个叫姑苏默的男孩，在等他父亲凯旋，陪他过十九岁生日。



第一章

惊鸿，是我一生的华赏
闲云，是你一世的淡泊

贞康二十年，春末，寒意渐消。

东凌皇家寺院九龙寺内，琼清山直插云霄，轻雾袅袅。

一身黑色劲装的涅槃提着佩剑，站在琼清山半腰突出的一块大岩石上。一只白雕从她面前飞过，尖啸一声，直冲峰顶。

涅槃的目光随着白雕移向山巅。她的唇角微微扬起一个弧度，心中暗想，这琼清池所在的位置，倒真是得天独厚。

琼清池位于琼清山顶，三面皆为万丈深渊，悬崖笔直陡峭，寻常江湖高手根本无法登上，仅在东面有一条陡窄的小路。因为走的人极少，若不是常来琼清池的人，必定寻不到此路。而获东凌贞康帝东方烨恩准入此山的三个人，却又都不用走的方式——涅槃轻功略逊，擅长近身格斗的她守卫在半山腰；凤凰轻功了得，擅长远程攻击，可带着梅迦遁一口气直掠上琼清山顶，等梅迦遁入池沐浴后，既可远程保卫她的安全，也能避开主子的无比春色。

琼清池。

水色如碧，波纹浅荡，空气里飘着清凉的药味，提神醒脑。

池角，一个微仰下颌的绝丽女子正闭目养神，圆润白皙的双肩没在水面下，如黑缎般的长发浮在她秀色无双的胸前。

一阵山风吹来，水波荡得急了。

忽然，一道白影掠过池面，水中的梅迦遁被人从池中捞起，转瞬间，一袭绸缎长衫裹在了她娇美玲珑的身上。

梅迦遁丝毫未觉周围有异动，她听力所及的范围内也没有刀剑的声响，只有几丝衣袂拂动声随风飘逝。但她知道，这次来暗杀她的人，功夫比上一次的更强。

梅迦遁用纤指拢合衣襟，临水而立。虽然她那双完全丧失视力的眼睛找不到聚

焦点，然而总有一份让人无法忽视的傲然之气从她身上散发出来，好似她面前的一切都与她无关，又仿佛她已对诸事都看得透彻。

“小姐。”白色劲装的凤凰提剑站到梅迦道身边，“属下失职了。”

梅迦道语带轻笑，“怎会……”

“小姐，我再扶你入池。”

“不必了，下山吧。”

服侍梅迦道穿好闲服后，凤凰抱稳梅迦道，纵身一跃，掠下琼清山。

万籁俱寂中，刚才梅迦道倚着的池边大石，被一片翠绿的紫竹叶钉入寸许。可以想见，这片紫竹叶若是射入人体，必会穿透骨肉。

一道劲风袭过池面，紫竹叶被迅速拔出，停在一只指骨修长的手中。微风拂来，紫竹叶被顺势吹走，轻飘飘地朝山下落去。谁都不知道，它差点要了东凌第一美人、官拜辅国大将军梅迦道的命。

空气中，一缕淡淡的紫竹香在浮动，一道白影飘下山去，不同的是，白影里，几丝高雅无双的紫色若隐若现。

琼清山脚。

山的四处入口皆有武僧把守。未得旨意，任何人不得入山。上至九龙寺住持空释大师，下至普通香客，擅闯者，杀无赦。

涅槃牵着梅迦道的手，问：“去他那里吗？”

“嗯。”

相对于寡言少语的凤凰，六年前从棺木里复活的涅槃性格要开朗得多。梅迦道十六岁那年彻底失明后，她便养成了牵着她的手行走的习惯。

六年前，涅槃在“祈郎一役”的凯旋途中，因救梅迦道而身受重伤，梅迦道带她入宫求救，可御医亦回天乏术。不料，入殓师将涅槃尸体放入棺材，准备盖棺之时，现代武术学院的十三岁小学员何依菲意外穿越而来，把灵魂依附在了涅槃身上，令其得以重生。何依菲想：天大地大，可她不大，离了梅迦道和凤凰，她在古代一个朋友都没有。她们对她又好，所以就这样生活在一起也不错。尤其是梅迦道失明以后，她决心再不离开她。她，要做她的眼。

青石长阶，苍天古树相携两旁。未至尽头，已闻悠扬琴声。

紫竹林中，身着白绸纹紫边云裳的男子席坐抚琴，透雕的羊脂冠玉束发于顶，玉中仙鹤栩栩如生，墨发散至腰间，面若温玉，龙章凤姿，低垂的眼睑敛住了他清透无双的杏眼。

数步之外，梅迦道静默着，不知是在听琴还是在等人。瞳眸无焦的唯一好处是，她心里在想什么，别人无从得知。

琴声伴风，捎来了一句清幽的话，“梅将军，你今日少泡了半炷香的时间。”

梅迦递丹唇浅勾，“王爷教训得是。”

指骨修长的手压住琴弦，琴声止。

“将军，这里没有王爷，只有‘闲空’。”

涅槃实在受不了每次来这里都要被这人爱答不理地“忽悠”几句，不由道：“你不喊‘将军’，我家小姐能喊你‘王爷’？”

林中男子悠然起身，“你家小姐若不是‘辅国大将军’，怎可独享琼清池？我若是‘王爷’，为何会在这九龙寺？”

“你！”涅槃被噎住，索性将心中真正的不满发泄了出来，“东方闲！四年了，我家小姐听从你的建议，每月二十五日上山来泡琼清池，眼疾却一点儿也不见好转，你到底行不行？你若是误了我家小姐的治疗时机，我非取了你的项上人头不可！”说罢，佩剑出鞘声立时响起。

“涅槃！”

“哈哈！”一声朗笑传来，凤凰和涅槃侧目看去，只见一个锦黄色的身影向她们走来。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一身绣蟒锦服的东方恪嬉笑着走近，“迦递，依我看，你倒不如听我的，住到我的太子府，绝对比你现在的情况要好。我遍请天下名医，定能让你恢复视力！你看，闲空大师整天不是诵经就是敲木鱼，看看老百姓的小病是没问题，治你？怎么可能！我说得对吧，闲空大师？”

太子东方恪的话音落下后，紫竹林陷入了一片寂静中，唯有落叶随风起舞。

“太子殿下。”

闻言，东方恪的目光落到梅迦递的脸上。

“您称呼错了。”梅迦递淡淡地道。

东方恪诧异，辩解道：“莫非，他不是闲空大师？”

“太子殿下，不管他是‘闲空大师’还是‘活佛闲王爷’，对您来说，他永远都是您的七皇叔。”

东方恪略显尴尬地看着梅迦递道：“迦递……”

“太子是想我去求见皇上，还是去找魏太傅？”梅迦递微微侧了脸。尽管看不见，她却能循声找到东方恪所在的方位，涣散的目光在刹那间有着不容他人闪避的慑服力，“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林中的气氛僵住了。片刻后，东方恪对着东方闲拱手施礼，“七皇叔，侄儿刚才冒犯了。”

“太子无须多礼。”东方闲神色自若，看着梅迦递，不紧不慢地道：“梅将军，琼清池疗效甚微已是不争的事实，太子殿下的建议未尝不可一试。”

东方恪刚要说话，却被梅迦递抢先了一步，“闲空大师，下月二十五日我再来。”言罢，她披着及地的如瀑青丝，婀娜地起身告辞。

长阶下，东方恪的随身侍卫吟风牵马走近，“太子殿下。”

梅迦递微微转向东方恪，蹙眉道：“又是骑马出宫？”

“嗯。这可是从昨天西楚赠送来的五百匹良驹中挑选出来的最棒的马。迦递，我带你出去转转如何？”东方恪道。

“恪，在皇室中，你觉得天生就有‘尊贵’、‘好胜’和‘奢华’本性的，有几人？”梅迦递问道。

东方恪拍拍高头大马的脖子，笑道：“人人皆有。”

梅迦递再问：“那，在争权夺势、处处都是陷阱的官场上，能淡泊明志的，又有几个？”

东方恪不答，亦答不上来。

“恪，将来整个东凌都是你的，何必贪恋一匹马？再者，储君安危关乎国家社稷，你一马一侍卫就出来，恐怕这会儿已有人去皇上面前参你了。”

“参就参呗，都是些无聊的人。”东方恪眼神明亮，拉住梅迦递的手，“迦递，你说东凌都会是我的，那你……也是我的？”

“恪，我永远都是东凌的臣民。”梅迦递淡淡地道。

“迦递，你知道我要的不是君臣关系。”东方恪急道。如果他想与她做君臣，那他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东凌太子，怎会为她折服？

恰在此时，一个宫内侍卫小跑着过来，“属下参见太子殿下、辅国大将军！”

东方恪蹙眉，俯视来人，“如此着急，所为何事？”

“回禀太子，皇后娘娘急召您回宫。”

东方恪走后，梅迦递出了九龙寺，乘马车回府。

“凤凰、涅槃，回府后，待我换上朝服，随我进宫觐见皇上。”



第二章

乱世，威我今生的虚名
枭雄，覆你今世的善弱

东凌皇宫。

拟天阙十三宫建造的十三重宫殿气势恢宏，威严慑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大宫门皆由禁卫军层层把守。

贞康十六年，为褒奖梅迦遁两年来的不败战绩，东凌帝东方烨将朱雀门外的一所皇子别院扩建，赐名“辅国大将军府”，并下旨封她为正二品辅国大将军，着紫色朝服，配金玉带，铸十三。自此，梅迦遁以正官衔被载入东凌史册，成为第一个能站在乾坤大殿上参议朝政的女子，亦成为东凌史上第一位女将军。同年，因她双目失明，皇帝特赦其入宫可免受禁卫军核查。

梅家亦自此成为东凌第一显赫世家——梅父梅仁杰是一品宰相，二子梅苍云是正五品下朝议大夫，三子梅天骁为正六品上昭武校尉，四女儿梅迦遁乃正二品将军。

“辅国大将军有要事进宫求见皇上。”骑马行在梅迦遁马车右边的涅槃对着宫墙上的禁军侍卫副统领薛义喊话，并亮出了自己的腰牌。

很快，两位禁军侍卫小跑着来到涅槃和凤凰的马前，收了她们手中的佩剑。

“梅将军，请——”

御书房。

涅槃牵着梅迦遁走到门口时，一身明黄色龙袍、器宇轩昂的东方烨也正从里面出来，身边跟着太监总管程德海。

“参见皇上。”涅槃俯身行礼道。

梅迦遁双手施礼，“微臣参见皇上。”

见到梅迦遁，东方烨脸上的不悦稍稍敛了一些，“迦遁啊，正好，朕要去用膳，和朕一起去吧。”

“皇上，恕臣斗胆，可否将用膳之地改一下？”梅迦遁道。

东方烨微感疑惑，“哦？你想改在哪儿？”

“请皇上移驾‘西楚赠送五百匹良驹’的马场。”

太监总管程德海刚要说什么，东方烨出手制止，他看着梅迦道道：“好。程德海。”

“奴才在。”

“通知御膳房，朕在西练马场用膳。”

西练马场。

亭阁里，东方烨坐在上位，梅迦道坐在其左下首，两人面前都摆满了丰盛的午膳。

“迦道。”

“臣在。”

“你对琼清池的疗效，可否满意？”

“回皇上，臣的眼疾非同一般，琼清池水能提神醒脑是不假，但能否让臣复明，还尚未可知。”

东方烨点点头，“皇后昨日对朕说，她寻得一个治疗眼疾的民间偏方。你的眼疾久治不愈，依朕看，可以试试。”

“是，臣多谢皇上和皇后娘娘抬爱。”梅迦道谢过，又开口道：“皇上，独坐用膳颇为无趣，臣有一建议。”

“讲。”

梅迦道容色平静，不紧不慢地道：“聚集我朝五百匹骏马，使其在马场上奔驰而过，然后让昨日西楚送来的五百匹良驹沿途横骋，皇上以为如何？”

“程德海。”

“奴才在。”

东方烨神情淡然，“按辅国大将军说的吩咐下去。”

“是，奴才这就去办。”程德海应声退去。

五年前，自从某人离开东凌皇宫后，梅迦道便再不喜入宫，尤其是在她被封为辅国大将军后，若非事情涉及国家和朝政的安定，就算是皇后娘娘宴请她，她也会找借口躲掉。这个中缘由，东方烨岂会不知？她今日进宫，又请他移驾马场，定是事出有因。

程德海退下去后，梅迦道微微侧脸，向侍立在她左后方的凤凰道：“凤凰，你去打桶水，再拿两个盆来。”

“是，小姐。”

东凌的五百匹马准备奔跑时，梅迦道放下银筷，道：“凤凰，放一个水盆到我

桌上，倒满水，但不可溢出。”

“是。”

东方烨朝旁边的程德海抬了一下手，五百匹马很快从入场口跑了进来，横过亭阁前的马场空地，蹄踏实土的声音着实震撼人心，连桌面上的菜碟都抖动不止。

“皇上，刚才群马过场时，您可曾注意到我桌上的水盆？”梅迦道问东方烨。

“嗯，水波翻动，大有溢出之象。”东方烨道。

梅迦道的唇角微微勾了一下，“凤凰，撤下这盆水，再换一盆水上来。”

“是。”

不久，西楚赠送的五百匹骏马开始入场，驰骋扬沙间，马场的地面都仿佛在颤抖。梅迦道桌前水盆里的水翻了几个浪，在马群跑过亭阁时，水浪接连翻出，桌面被打湿了一大片。

东方烨看着自己手中被震得发抖的筷子，眉梢轻挑，果真是五百匹良驹！

梅迦道被涅槃带离桌边，有宫女上前收拾狼藉的桌面。

“皇上，迦道斗胆问您，两队马群过去后，您有何想法？”梅迦道问道。

东方烨放下筷子，走到梅迦道面前，和颜道：“西楚使者说辞不假，确是好马。”停顿片刻后，他又道：“朕想听听你的想法。”

“臣感受到了西楚军队欲踏灭我东凌的野心。”梅迦道淡淡地道。

东方烨的脸色瞬间阴沉，微微眯起眼睛，“说下去。”

“正如皇上所见，我东凌马过去时，水颤却不溢；西楚马群驰过时，波翻而浪卷。这是马匹间的差距，更是两国战斗力的差距。臣以为，西楚绝对不会将本国最好的马匹赠予我朝，但送出的五百匹马都能如此强悍，就足以想见西楚军队里的战马是多么剽悍了。六年前的祈阳一役，西楚落而东凌起。从西楚铁血将军姑苏城死的那天起，西楚就没有一天不想灭我东凌，如今，他们可能已经蓄势待发了。”

东方烨看着梅迦道，微不可闻地叹息了一声，“迦道啊，你一听闻西楚送马来，就能思虑得如此深远周密，而朕的太子却只知从中挑拨享乐。”

梅迦道暗道：看来皇上知道恪骑马去九龙寺了，而且果真有人参他了。

“皇上。”梅迦道的态度十分恭谨，“臣以为，太子殿下之所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哦？”

“太子殿下虽偶尔顽劣，却不失为一个无量之才。皇上应相信您当初立储的眼光。西楚敬献的这五百匹良驹，微臣以为，倒不如顺着太子殿下开的这个先例，将马匹分别奖予那些王公贵族。”梅迦道道。

东方烨的视线落到马场远处栽种着的一片杨树上，“说说看。”

“从刚才马群横过的蹄声里，臣肯定，那五百匹西楚马定然接受过训练。但此

马即便比我朝的精良，亦断不可用于战场。倘若两国交战，难保马群不会听从于西楚驯马师的号令，陷我轻骑兵于不利之境地。反之，若将此马赏给王公贵族，可一诈那西楚使者，让他误以为我朝不重视这样的良驹，只肯供各府玩乐。”

东方烨蹙眉，思索了片刻，道：“如此一来，我们却是外强中干。”

“我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诈，只是第一步。”

东方烨收回视线，转头望向梅迦递，“讲第二步。”

“依马而论，恕臣直言，占据大片游牧之地的西楚，其马膘肥体壮，不易生病，耐力优秀，南晋和北齐两国都难以育出他们那样的马种。我们可暗地里从西楚敬献的五百匹马中挑选出两百匹公马，与我朝的两百匹母马配对，生下的小公马从小就严加训练，相信其体格定然不会差。”

“两百匹够吗？”

“当然不够。”梅迦递接着道，“皇上还需叫人假扮成马贩，从西楚购进一批两个月大的品质上乘的幼马。至于训练，我们自己来。”

东方烨背着手，来回踱步，“一大批幼马……这可是不小的动静啊。”

“皇上，宜分散购入。”梅迦递建议道，“只是，这买家不能是朝中要员。正如我们派人盯梢西楚一样，我朝达官显贵的一举一动想必也在西楚细作的眼中。”

“嗯。”东方烨点头，“朕密旨十个七品外官来做这件事。若有泄密者，杀无赦！”

“如此甚好。料西楚不会想到，皇上会把如此重要的事情交予小小的七品外官来做。”

东凌皇后寝宫，凤鸾宫。

“儿臣参见母后。”

听到声音，正在园子里赏花的韩莲姿态优雅地缓缓转身，发顶的凤冠熠熠生辉，璀璨耀眼，妆容柔中带威，自有一股令人不敢轻慢的气势。

韩莲见到东方恪后，轻声屏退左右：“都下去吧。”

“是，皇后娘娘。”

待左右退下后，东方恪嬉笑着走到韩莲身边，“母后，你如此着急地宣儿臣回宫，是不是有什么好吃的？”

韩莲戳了一下东方恪的额头，“你啊，没个正经。你是不是从西楚的五百匹马中挑了最好的马，然后出宫去九龙寺寻梅将军了？”

东方恪嘀咕道：“哪个在母后面前多嘴？”

韩莲拉了东方恪坐到园中石凳上，“若只是在我面前说说倒也无妨，可你姐姐跑去你父皇那里参了你一本……”

“又是她？”对于屡次在父皇面前参自己的亲姐姐——东凌长公主东方淳，东方恪一直颇有不满，“皇姐她到底想干吗？”

在这尔虞我诈、波谲云诡的皇宫里，同胞姐姐非但不帮着他这个太子皇弟，还几次三番地参劾他，她到底为的是哪般？

“恪儿啊，淳儿的心思，你当真不知？”

东方恪不屑地哼了一声，“东凌可没有女帝的先例。”

“之前没有，不代表以后也没有。”

“母后。”说到这里，东方恪才认真地看向韩莲，“您的意思是……”

“你皇姐博览古今贤书，又心怀百姓社稷，才思度量在大臣中是有口皆碑。而今，她年华二十有四，你父皇却允她不嫁……”韩莲眉心轻蹙，“圣心难测。”

“母后，我乃父皇亲立的太子，皇姐想当女皇，没那么容易！”

“恪儿，六年前，朝中无一人敢担任西楚一战的指挥大将军，你父皇仅听你与迦道在御花园池边的对话便对她说：‘迦道，让你当大将军迎战西楚大军，敢不敢？’”韩莲目光深远，“你可还记得迦道当时是如何回你父皇的？”

“她说：‘皇上敢用天下来赌，她只一命，又有何惧。’”

韩莲眼里不无佩服，“是啊，一个十四岁的娃娃，她得有何等的谋略才敢担下如此重任？而你父皇，又是有何等的胆量才敢将江山全部押在她一人身上？”

“迦道胜了，父皇赢了。”

“是吗？”韩莲别有深意地笑了，“可母后觉得，迦道输了。”

六年前那场让梅迦道扬名天下的战役，让她输掉了一生。

“母后，儿臣不懂。”

“不懂不要紧。你只需知道，东凌从未有女子官拜辅国大将军临朝参政，可梅迦道做到了，那么女帝呢？”

“母后，儿臣明白您的意思了，儿臣不会让您失望的。”

韩莲轻轻笑了，“如此便好。”顿了顿，她又问：“恪儿啊，你也二十有二了，该立太子妃了。诸位大臣家中，可有你中意的小姐？”

东方恪的脸上浮起一抹微笑，“有是有那么一个。”

“哦？说说。”

“梅宰相府的四小姐。”

韩莲略一思量，那不就是梅迦道吗？

“母后，我喜欢迦道，我希望她成为我的太子妃！”东方恪越说越来劲，“有她在我身边，谁想抢我的帝位都不可能！”

“迦道的眼睛……”韩莲迟疑着。

“那有什么？指不定哪天就复明了。即便不好，我也喜欢她！”